

2. 3. 1 “得呀——!” 在维吾尔语中用谓语 “·.ltyr=jla idi. (要命/要死)” 来对应表达。如:

今天赶早把人臊得呀——!。 今天早晨把人羞得 (要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这个别子子子把人气得呀——!。 这个脾气偏强的人把人气得 (要死)。

bu ◯ ↗ a~il ki x̄i ≈ ◯ ≈ ◆ ⇨ ◯ ≈ ◆ ◯ ◯ ↗ ◯ ◯ ↗ ·.l... ≈ ◯ ◯ ≈ ◯ ◯.

2. 3. 2 “得呀——!” 在维吾尔语中用 “◆△h△o◯” 或 “↑≈” 等程度副词作状语的形式来对应表达。如:

侯宝林的相声把人失笑得呀——!。 侯宝林的相声可笑 (级) 了。

◯ ◯ ↑ ◯ ◯ ◆ ◆ ◆ ◯ l ◯ ·.g ◯ ↑ ≈ ◯ ◯ ⇨ ◯ ◯ ≈ ◆.

今天把人累得呀——! 今天把人累得 (不得了)。

↑ · ◆ ≈ ◯ ≈ ◆ ⇨ ◯ ≈ ◆ ◯ ◯ ↗ ◯ ◯ ↗ h ⇨ l ◯ ◯ ◯ ◯ ≈ ◯ ◯ ◯.

2. 4 新疆汉语方言中的“很”大多置于“V”后作补语。如果音高、音长、音强延长到整个句子音长的一半以上时，表示程度最深，达到最高级。在维吾尔语中用 “◆△h△o◯” 或 “↑≈” 等程度副词来对应表达。如:

这个娃娃看起来机溜得 (很) ——!。 这个小孩儿看起来机灵 (极) 了。

↑ ◯ ◯ ≈ ◯ ◯ ↑ ⇨ l ⇨ j ⇨ ◯ ◯ ⇨ j ⇨ ◆ △ h △ o ◯ ◯ ◯ ◯ ≈ .

这个囊松的婆娘利索得 (很) ——! 这个无能的人的妻子麻利 (极) 了。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3、状态补语

表示由于动作或性状而呈现出来的状态的状态补语叫状态补语。

3. 1 新疆汉语方言的状态补语“上、下”常用在两个动作之间，前一动作表示后一动作的伴随或实现方式，相当于普通话的“着”。在维吾尔语中用副动词表动作的状态。如:

不咧站 (下) 吃饭。 不要站 (着) 吃饭。

·.l... ≈ ◯ ◯ ⇨ ◯ ◯ ⇨ ◯ ◯ ≈.

垫窝子捂 (上) 嘴来咧。 老小掩 (着) 嘴来了。

≈ ◆ ◯ ↗ ◯ ◯ ◯ ◯ ◆ ◯ ◯ l ◯ ≈ ◯ ◯.

3. 2 新疆汉语方言的“不站”放在动词后，表示动作持续或得意的状态。在维吾尔语中把表示“不停”的 “◯◯◯⇨” 放在动词前作状语来对应表达。如:

他们高兴得说咧个 (不站)。 他们高兴得说个 (没完)。

l ⇨ ◯ ◯ ⇨ l l ◯ ◯ ◆ ◯ ◯ ⇨ ◯ ◯ ·.l... l ≈ ≈ ◯ ◯.

一天价在外头喧个 (不站)。 整天在外面聊天聊个 (不停)。

◆○^ol→₁→l→○→○ l < ₁○₁○₁→○₁·₁ l^o<○₁.

4、趋向补语

表示动作的方向或事情随动作而活动的方向。用趋向动词“来、下、上、去、开、掉、脱”等充当。

4.1 新疆汉语方言中带有趋向补语“来”的句型“V+来”在维吾尔语中可用“V₁○^ol+≠l-”表达。维吾尔语中的“≠l-”语义也为“来”，并且与新疆汉语方言的语序一样也位于句末。如：

警察抓〈来〉咧。 警察来抓了。

△₁○^ol→₁→l→○→○ ≠l^o.

结可子看〈来〉咧。 说话口吃的人来看了。

○₁≠₁○^ol→₁→l→○→○ ·₁·₁○^ol→₁→l→○→○ ≠l^o.

4.2 趋向动词“去 [去²¹³]”用在动词后，构成“V+去”型，表示动作离开说话人所在地。往往带有祈使之义。在维吾尔语中可用相对应的祈使词尾表达。如：

个人寻摸〈去〉！ (你)一个人去想吧！

·₁·₁≠₁○^ol→₁→l→○→○ ○^ol→₁→l→○→○

我给你舀〈去〉！ 我去给你盛吧！

≠₁◆₁△₁→₁→₁○^ol→₁→l→○→○ ↓₁≠₁○^ol→₁→l→○→○

你蹲下，我们给你挂号〈去〉！ 你呆着，我们去给你挂号！

≠₁◆₁△₁→₁→₁○^ol→₁→l→○→○ ↓₁○^ol→₁→l→○→○ →₁→₁◆₁○^ol→₁→l→○→○ ○^ol→₁→l→○→○

4.3 新疆汉语方言表示实在的动作行为的趋向时，述语后一般都带双音节词补语。单音节词补语几乎没有。在维吾尔语中用相对应的助动词“t₁○^ol、≠l-”等表达。如：

挖〈出来〉一个长虫。 挖〈出〉一条蛇。

↓₁○^ol→₁→l→○→○ ◆₁○^ol→₁→l→○→○ ≠₁○^ol→₁→l→○→○

跑〈过来〉一个鸡。 跑〈来〉一只鸡

↓₁○^ol→₁→l→○→○ ·₁·₁l < ≠l^o.

4.4 新疆汉语方言趋向补语表示动作完成时，补语单用一个“上”字就可以，但“下”一定要结合双音节词，在维吾尔语中用“≠₁”来表达。如：

吃下去○≠₁≠₁ 脱下来₁○^ol→₁→l→○→○

4.5 新疆汉语方言表示动作开始并持续进行，或某种状态开始发展，并且程度继续加深时，动词后面的补语不是“起来”，而是“开”。在维吾尔语中也用表示“开(始)”之义的“↓₁△₁△₁”表达。并且与新疆汉语方言的语序一样也位于句末。如：

矮子嚎〈开〉咧。 矮个子的人大哭〈起来〉了。

雨下〈开〉咧。 雨下〈起来〉了。

雨下〈开〉咧。 雨下〈起来〉了。

雨下〈开〉咧。 雨下〈起来〉了。

4. 6 新疆汉语方言中的“掉 [tʰ·213]”除与普通话一样表示动词涉及对象或该对象的拥有者有消失义外（如卖掉咧、吃掉咧），它还附在中心语后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完成或表示进入某种状态。在维吾尔语中用相对应”k_Lt-”表达。如：

雪一落地就消〈掉〉咧。 雪一落地就化了。

雪一落地就消〈掉〉咧。 雪一落地就化了。

三分钟衣服就干〈掉〉咧。 三分钟衣服就晾干了。

三分钟衣服就干〈掉〉咧。 三分钟衣服就晾干了。

4. 7 与 4.2 中的“去”一样，新疆汉语方言中的“走”也常附着于动词后，构成“V+(O)+走”型，但口语中的“走”位于无主句的句末，补充说明动作是由说话与听话双方要共同去完成的。相当于普通话的“咱们去+V+(O)+吧！”。新疆汉语方言中的“走”相当于维吾尔语中的” $\text{t}^{\Delta} \text{t}^{\Delta} \text{t}^{\Delta} / \text{t}^{\Delta} \text{t}^{\Delta} \text{t}^{\Delta}$ ”。二者的语序一样也都位于句末。如：

吃饭〈走〉！ 咱们快去吃饭吧！

吃饭〈走〉！ 咱们快去吃饭吧！

下咧课打雀 [.. $\text{t}^{\Delta} \text{t}^{\Delta} \text{t}^{\Delta}$] 娃子〈走〉！ 下了课咱们去打麻雀吧！

下咧课打雀 [.. $\text{t}^{\Delta} \text{t}^{\Delta} \text{t}^{\Delta}$] 娃子〈走〉！ 下了课咱们去打麻雀吧！

4.8 新疆汉语方言中的“脱”作趋向补语表示“起、开、起来”。在维吾尔语中用”k_Lt-”表达。”如：

娃儿高兴得唱〈脱〉咧。 孩子高兴得唱起来了。

娃儿高兴得唱〈脱〉咧。 孩子高兴得唱起来了。

我三点就忙〈脱〉咧。 我三点就忙起来了。

我三点就忙〈脱〉咧。 我三点就忙起来了。

5、数量补语

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一样，新疆汉语方言的数量补语也分动量补语和时量补语两种。

5. 1 普通话动量词为借用量词时，宾语在动量词前。而新疆汉语方言动量词为借用动量词时，往往用把字句，把受事宾语提前，强调动作实施的对象。在维吾尔语中却不译出。如：

老师把我剋了〈一顿〉。 老师批评了我〈一顿〉。

老师把我剋了〈一顿〉。 老师批评了我〈一顿〉。

尕狗娃子把他咬了〈一嘴〉。 小狗咬了他〈一口〉。

..x ..◆^o ..x^ox^ol^ol^o→l^oo.

5.2 时量补语或用来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也就是时量、时段，或表示动作实现以后到目前所经历的整段时间。新疆汉语方言用重叠量词“会、阵”的方法表示时间极其短暂。在维吾尔语中用“bird_{ml}”表达。如：

外面的风刮咧〈一会会儿〉。 外面的风刮了〈一会儿〉

..o.....^oo x^o→x^o→l^o ↓^oo_o→x^ol^o→ ..x^oo_o.

这个儿子娃娃坐咧〈一阵阵儿〉。 这个男子汉坐了〈一阵儿〉。

↓_o o_oo=◆ → ↓^oo_o→x^ol^o→ o.....oi.

5.3 新疆汉语方言在数量补语前加“给咧”表示对数量的强调。在维吾尔语中用“_l→ l_o、_l→..._o”修饰动词的形式来表达。如：

我睡〈给〉咧两天。 我睡了两天。

x_o=◆ o o ◆ _l→ l_o → ..l^oo_ox_o.

把我歪〈给〉咧一顿。 把我斥责了一顿。

x_oo◆^o _l→..._o ..=◆^oo_oo_oo_o.

6、时间处所补语

新疆汉语方言与普通话一样多用介词短语来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和处所，包括表示动作的终止地点。新疆汉语方言常用“到”组成介词词组。表时间时，相当于普通话的“到”，表处所时的“到”在普通话中常用“在”表示。在维吾尔语中表时间的用“g^o..x^o=/ o_o..x^o=”，“表处所的用“g_o=/ o_o”的形式来表达。如：

打赶早暄〈到三十黑里〉。 从早晨聊〈到除夕夜〉。

o_oo_o=◆o_oo◆ ~△_o~△_o o_o..x^oo_o..x^o= x_o→_l→ l_o→x_oo_o.

瓜水水子糊〈到衣裳上〉咧。 瓜水弄〈在衣服上〉了。

o~o◆◆^o ..o_o o_oo_ox_oo_o ..x_o→..x_ol_o→< o_oo_o.

7、可能补语

表示动作结果能实现或不能实现，以及可能不可能实现的补语叫作可能补语。

7.1 现代汉语普通话可能补语用“得”或“不得”充当，表示动作结果能否实现。而新疆汉语方言往往用“（得）成”或“不成”、“（得）住”或“不住”、“（得）完”或“不完”等充当。在维吾尔语中有人称时用“-o_ol^o ↓ol-”，无人称时用“j_o=l=j_o△_o”的形式来表达。如：

冬天个洋衫子穿〈不成〉。 冬天不能穿连衣裙。

o_ox_o△_o△_ox_o△_o ∴ l_o= o_oo_ol^o ↓ol_o→o_oo_o.

我着实受〈不住〉咧。 我实在不能忍受了。

↑=◆ <= =_ ↓=○→<l^_ ↓○=l↑○○.

7.2 新疆汉语方言的“上、下、来”等除了与普通话相同表示动作趋向外，也可用于带结果补语的述部结构中作补语，这种补语表示动作的结果、趋向可能不可能实现，可叫可能结果补语和可能趋向补语。往往用在单音节的动词后面，表示具有和该动词相关的某种能力。同样，在维吾尔语中有人称时用“-•oli ↑ol-”，无人称时用“○=l=/o△l△”的形式来表达。如：

这个问题我答〈上〉咧。 这个问题我回答出来了。

↑_ _o△l-△ ↑=◆ ○/a_↑→< ↓○=l=○○↑.

这个尕床睡〈下〉呢。 这张小床能睡得下。

↑_ _o<^_ ↑l^_↑→...↑→ ○→...ol^ ↓ol^○_.

京剧我唱〈不来〉，他唱〈来〉呢。 我不会唱京剧，他会唱。

↑=◆ ○/a^ ○/a^ _○○→_o_◆^ ○o_↑=l↑=↑=◆, _ ○o_↑=l=○○_.

(

注释：

①如今在新疆通行的汉语方言伴随着清朝陕甘入疆移民而诞生。国家六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立项后，新疆开展了大规模的方言调查。以新疆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的教师为主的 25 人组成的“新疆汉语方言研究小组”通过对全疆的 83 个县市的大规模的方言调查。通过辨认它们的所属和位次把新疆 83 个点分成三大片，即兰银官话北疆片、中原官话南疆片、北京官话片。前两片是新疆土著汉语方言，基本以天山为界，只有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除外，不属北疆片而属南疆片；后一片是杂有新疆土著汉语方言特点的普通话，散处各地。其中操兰银官话北疆片的汉族人口占据了全疆汉族人口的 44.6%，本文以该片方言为例来探讨新疆汉语方言补语与普通话相比所呈现出的结构特征。

②“‘咧’在哈密方言中相当于普通话的‘了’，表示陈述或祈使语气，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表示动作完成，或有了某种性状。”见张洋《哈密方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第 238 页。哈密方言也属于兰银官话北疆片。笔者认为“咧”适用于新疆汉语方言。

参考文献：

- [1]张 洋：《哈密方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 年
- [2]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 [3]陈汝立、周磊、王燕：《新疆汉语方言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年
- [4]周磊：《乌鲁木齐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年
- [5]刘俐李：《焉耆汉语方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 年
- [6]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1991 年
- [7]刘 珉：《汉维共时对比语法》，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年

[8] 张玉萍:《汉维语法对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The Equivalent Uyghur Expressions of Complement in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Xu Chunlan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of Xinjia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complement in Mandarin,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and usage of high frequency characterize that of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It can b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result, state, trend, number, time, place, possibility of an action or to illustrate the degree and condition of certain properties.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complement in Uyghur language, it can state all the above content. Based on the predecessors' research, I made further exploration to work out the equivalent Uyghur expressions of complement in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which is distinct from that in Mandarin. Thereby, the other researchers' findings can be enriched by the current study from my thesis.

Key words: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Complement; Uyghur Language; Equivalent

收稿日期: 2006-11-10

基金项目: 张洋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3BYY036)《新疆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比较研究》的内容之一。

作者简介: 徐春兰(1971—),女,汉族,新疆米泉人,新疆农业大学中语学院副教授,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新疆汉语方言,双语对比。